

國民 文獻 分類 編纂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歷史地理
卷

934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民國文獻類編續編

歷史地理
卷
934

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周敦禮

編修

寶應縣志(三)

寶應縣政府，一九三四年出版

第九三四冊目錄

寶應縣志(三)

周敦禮編修

寶應縣政府,一九三四年出版

.....

寶應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志

序跋贈序附

梁劉勰文心雕龍自序

崔銑送朱延平序

楊慎山帶閣詩序

朱曰藩朱氏世錄序

姚希孟離騷纂註序

王築夫白田集序

王巖春秋不傳序

喬萊舟車集序

王士禎使粵集序

劉中柱梓里詩選序

王箴輿喬睦州先生詩集序

明程敏政北觀序

劉麟贈朱烏程射陂先生考績序

王世貞吳曰南詩集序

劉永澄程朱藥言序

清朱彝尊讀書劄記序

趙開雍克李思生錄自序

陶澍入吳詩序

汪琬喬石林賦草序

毛奇齡朱界洵匏葉山莊集序

王式丹木侍樓詩集後序

在原草序

姚椿喬處士遺集序

劉師恕朱止泉先生文集序

王懋竑書潘善人傳後

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王希伊書漁里戶彙編後

朱彬蘭言集序

宗老南樓先生詩序

玉山草堂課藝序

王協和劉氏譜序

劉台拱敬節會例題辭

劉寶楠真定君傳書後

黯然集序

象求集序

朱士端論語正義序

吳曰鼎妙華仙館詩集序

朱百遂義田彙錄序

曹照萼問氏家譜序

朱壽鏞朱止泉先生文集跋

成肇慶潘氏家乘序

劉嶽雲射陽漢石門畫象跋

朱勵志遜無悶齋述所識篇自序

寶應縣志卷二十五

藝文志

序跋

劉勰文心雕龍自序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騷爽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絳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秉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麗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辨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輦悅離本彌其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藏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

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惻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信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也

程敏政北觀序

寶應陶君成懋學蚤負大志以經術取鄉貢如拾地芥其天才橫發如天馬之不可羈識者疑其所出或難中繩矩而懋學當作意處反佻忙類處子拂土一點畫不苟蓋士之所負有不可知者如此懋學以其暇日隨筆作山水花鳥人物往往逼宋人不說近代五七言古律詩宛有思致篆隸書亦高古不逐時好余心竊異之曰世乃有才子若斯人者邪惜力不足以振之而懋學亦崛然必思有以自振雖居當路強有力者恆

貌之不恤也一日告予曰成故嘗登金山眺吳門縱舟西湖觀潮浙江思起古臺萬而上下之呼酒放歌以盡東南之勝不知者或目成爲俠今成數益崎嶇益寡矣然氣則益振自分非師成者不可屈成也聞自京師出居庸踰上谷入雲中其山雄拔其水悲壯其人勇而尙義將往遊焉歷訪古戰場及所出沒成敗或得其詳於退校散卒之口其必有可喜可愕可頌可罵者豈惟足以昌吾言進吾之所能成異日獲不棄進於南宮奉大對當一抒胸中之奇以自效於聖代然不知者又將俠成矣成豈恤是哉余奉使南京旣歸則有見之於上谷者矣久之云已在雲中凡文武鉅公開闔建牙其地者爭延致之恆恐其去然懋學性疏爽不可拘繫雖甚相好者得其字什五得其詩什三得其畫什一然卒有不得者其性然非固闕以求售者也間一還京師久之又將北行曰成志未愜將極登覽以盡西北之勝且告於其所還往維時仲秋關塞早寒禾黍旣登草木漸變吾知懋學撫流光而飫大觀其所畜益充所發益工清曠之懷益浩乎其不窮豈以一世之榮悴爲戚欣者哉昔宋陳亮負才卓犖俯視一世雖遇朱子亦不爲屈其後卒魁天下而論者以亮經濟之策迄不得施爲深惜士固不可知也矧懋學近更其字爲敬學益將斂華就實而慕爲處子拂士不獨其所製作然也則其所至又將有余不及知者乎於是西涯學士爲作北觀二字於卷首而詞林諸君子繼聲其後予特爲之序焉

崔銑送朱延平序

銑河南鄙人也壯而仕始適金陵溯游于淮揚覽江山之勝慨想歷國之遺風喟然曰壯哉游乎伐木有懷

將稱我求乎既聞郎署間有賢名者曰王氏欽佩曰顧氏華玉曰朱氏升之三君皆產於茲地也欽佩吾友其賢也吾知之寬而敕爽而重蓋雅者與華玉吾僚其賢也吾知之明而執密而不窒蓋達者與升之吾與傾蓋其賢也吾又知之溫而文廉而弟蓋秀者與恬弗耀之謂雅行弗流之謂達穎弗羣之謂秀威所謂豪傑之士也夫豪傑非世所常有也故曠代有弗遇既遇之而弗求非厚身之術也銑方幸其遇思附驥于三君升之遽超遷中大夫軒車脂矣南指延平如求珊瑚於海操鐵網冒風濤甫得而失其有愠乎無也延民勞止將欲休之孰愈升之溫行之幹也文事之緯也廉化之則也弟民之壑也溫廉以視己文弟以神用四者備則民休是故愠吾私耳諺曰連牀異業亡弗離矣越寓神交亡弗合矣夫果神交而別也而曷非合也而何愠也

劉麟贈朱烏程射陂先生考績序

射陂朱君知烏程縣之二年僚佐賈子輩與其士人問予曰異哉我長仕不忘學政成都使者暨諸監臨者署其考皆上上政曰廉平學曰宏博心曰古心行曰古行卓冠傍邑獻最之行例宜有言徵言於予麟乃曰國家以科目官人學而仕皆然自夫叔世有得人爵而棄天爵者仕而學者鮮矣惟不學是以庸惡陋劣有不古之行僉壬險惡有不古之心射陂子其心其行與人同也好學不厭獨與人殊當路者何以云云悲衆甫之不然耳君進士居京初奉烏程之檄民未見令驚相駭愕曰甲科之俊必屬英年遭時多事橫調兩徵一職稱而萬姓悲及陷於辟得情之譽日起而哀矜之意日微於今則近於古則遠黃白洵洵予聞而慰之

曰來者射陂予所知者不然不然昔我友凌谿先生守延平時有若南原王欽佩東橋顧華玉後渠崔子鍾吳郡徐昌穀華泉邊廷實石亭陳魯南雙溪杭東鄉某某某凡有十八人取班范所傳循吏亦十有八人各製韻語以爲之贈大書曰循良屬望先生入郡且仕且學故延平治行卓冠羣牧今先生沒循良故譽傳天下羣公所作韻語琅函寶帙爛然宜祿堂中麟入秦人演與凌谿先生上下相逐時射陂子童兒侍蔭下卽能讀父書大經小傳罔不搜括弱冠遂續文緒麟實聞之豈於循良世業獨遺忘哉無何射陂子至居歲餘平其政不墮駭愕之疑又歲餘民舉手加額曰眞吾父母戴之依依也又歲餘麟適其野諏其民有不忍欺者因及其鄰壻鄰壻亦然輔行者曰是單父之民歟麟退而歌宓子以貽之是秋飲於其社禮其士士有不至其室者因及其羣士羣士亦然社中人曰是武城之士歟麟退而歌言子以貽之其民其士固嚙昔駭愕而疑議者一時風聲氣習大非烏程之舊射陂子好古敏求卒能移易其民采繁采蘋何以加於宗廟亦惟忠信之積耳賈子吾長學優也是心是行達於上下仕而優矣然又學焉進修其有窮乎是行也近天子之光愷悌協德引翼維時極於寅亮彌成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獨一令之最哉吾黨以仕爲學者微子言幾喪吾往請書之驗其來仕以風來學麟書之

楊惲山帶閣詩序

維揚朱子射陂以揆藻相契近以其藏稿寄余批評細閱之皆快心可傳者苦無金刻之乃祕篋中攜至卬州北川陸公見而珍之而屬愼以序嗚呼詩之說多矣古不暇枚數近日士林多宗杜陵于矯健高古不爲

無助而蹈襲其字剪裁其句與題既不相似與人亦不相值曰吾學杜也可乎吾友松溪安石公語余曰論詩如品花牡丹芍藥下逮苦楝刺桐皆具有天然一種風韻今之學杜者紙牡丹芍藥耳而輕薄者又有拆洗杜詩活剝子美之嘲噫是詩法一變而一蔽生也余方欲刻其蔽以俟知音獨見射陂子之詩犁然當於心蓋取材文選樂府而憲章於六朝初唐不事蹈襲不煩繩削可以鳴世可以興後矣曾以詫於禺山張子張子曰太白以建安綺麗不足珍昌黎以六朝衆作相蟬噪子何尊六朝之甚也余應之曰文人抑揚太過每每如此太白之詩僅可及鮑謝去建安相遠昌黎之視六朝則秦越矣如劉越石之高古陶淵明之冲淡可以六朝例之哉爲此言者昌黎誤宋人宋人又誤今人也今之學詩者避宋如避瘴而伐柯取則猶承宋人餘蘊之論毋乃過乎張子欣然曰非夫子之發吾覆也吾幾誤一生并著其說於此兼以斬印可於北川云

王世貞吳曰南詩集序

觀察使者雋都李公爲余言故守寶應令時邑諸生有吳曰南者其年差長於公公不以弟子畜之置之客席而曰南亦不敢自居客兩人交折節而談古文辭甚洽也俄而公出一編凡數種有觀槿稿竹西集白雲稿折麻集水影堂編月舫集曰南之詩若文皆在焉又出一牘名爲上李公而中皆齒及余以丹鉛之職見屬余不佞獲卒業焉則其詩詞旨清麗神采流飃發端必工尾結必道有色有聲不露蹊逕吾不知於大歷貞元何如置之隆萬之際灼然巨擘也文之取材尤更古雅雖降而就時趣左馬翩翩之步自不能揜夫淮

南水清而土沃最爲文采風流之地至明興而稱操觚之俊能追踪古之作者指不可多屈寶應濱湖小邑耳而有朱升之參政與其子九江守子价升之善何李故其趣止而平子价善楊用修故其詣險而麗升之之長在風骨子价之長在才情升之有體子价饒態雖父子並振而文武異用其在曰南可謂能兼之矣夫豈唯能兼之抑且折衷矣李公言吾物色淮南諸名士當意者獨一吳曰南夫子何尙未知也大余於天下所操觚者靡不聞風而見趣其姓名與其辭皆能舉之乃其知曰南何晚也非李公幾失之雖然猶愆於終不知也公又言曰南以歲薦危得官棄而徜徉乎寂寞之野夫豈亦幽牛之鼎不可以小烹要其中必有以自信而自樂者何所藉不佞爲公曰彼非藉子而後信且樂其信且樂當藉子而堅且天下知之不爲多一人知之不爲少揚子雲方對鷗夷而草太元意若無所營至天下皆以覆瓿而得桓君山之一諾謂子雲不躍然起吾不信也遂次其語曰吳曰南集序

朱曰藩朱氏世錄序

昔莊叔鼎銘祖考著後世之休章孟鄒詩子孫述先人之志曰藩讀之未嘗不泣然流涕也曰悲夫我朱氏自八三公以來蓋七世矣世爲寶應著姓乃獨無譜往先大夫罷參政自雲南歸稍論次譜事遲迨卒譜迄不成悲夫曰藩嘗聞之朱氏以儒起家實絲我琴鶴府君云府君美姿容天分英敏鄉長老見者咸器之旣長益嗜學工行草聚書千餘卷閉門求志不樂仕進間則作爲歌詩以自娛有集三卷名馴鶴亭稿藏于家與合肥徐誌善誌嘗寄詩曰盛世無徵聘青年有令名深藏知重價幽隱見高情軒冕從渠貴山林也自榮

何時淮海上夜雨一尊傾蓋府君卒之十三年爲成化丁酉王父舉應天府鄉試又二十三年爲弘治己未先大夫舉進士於是朱氏以儒術顯名江淮間稱先輩矣然實起自府君乃王父及先大夫則又克纂府君之業文學政事赫然見推於時厥行實詳各碑志中茲不敘小子曰藩曰我朱氏自府君來好賢樂善三世相承殆天性流通矣不然何海內賢豪人之交朱氏者之夥之久也恐夫此我朱氏之所以至今日也府君卒時王父才十六耳府君挈王父手以授周東谿安曰以此兒相託時王父已廩於庠矣東谿日過舍督王父課業間不值題扉而去有少年學業在收心之句王父歸見之悚愧竟夕晨起具衣冠詣東谿長跪請受責因益自奮勵年三十二游太學太學有吳郡楊循吉趙寬新著名皆王父同年友又少王父十餘歲王父自視以爲不如遂邀與同舍以師禮事之略無町畦之嫌二公亦傾心定交焉後楊公欲以女歸先大夫王母范慮道遠遂不果嗟乎世人慳懷媚疾稍得志傲然自是毫釐輒不肯假人我王父獨何心哉正學書院者萃秦士之尤者也蓋創自前提學楊公一清正德間先大夫以提學入秦拔士得一時諸君子以爲尤萃之書院中復修楊公之教而先大夫特雍容接引於上出院中所藏書相與虛心論究以求真儒詣極諸君子曰我夫子愷悌作人如此胡忍負之乃欽然奮起其所成就視楊公時爲尤盛云先大夫歿今二十餘年而此諸君子者以事過寶應未有不把香絮酒走穴墓下而開封守顧公璠忤鎮守太監廖爲廖所誣奏逮入京先大夫聞之大悲詫拍案哭已即命筆立草疏一通上之疏若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守開封殫治狀如某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不是過臣方謂璠當首蒙擢用以爲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者曰

磷逮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磷逮奚罪也得亡有文致之者乎願聖明一察臣言磷不勝大幸卽臣言妄臣甘與磷同罪臣昧死言疏往會顧公事已自白遂不上方草疏時曰藩在側如昨日事耳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氏有之矣悲夫此我朱氏所以至今日也曰藩不肖自總角時幸所聞如此乃儻蕩不自樹立亡以表章我先世癸卯冬得病且死伏枕嘆曰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卽不肖負我先世以死死死耳乃又併先世之美由我而不傳焉天乎豈先世所望於今日也哉病逾年幸不死適當北上乃發家箚得墓誌銘三首墓碑一首傳一首攜以自隨釋褐後觀政戶曹稍無事乃序自琴鶴府君以次得三世編成帙題曰寶應朱氏世錄歸而俾方中刻之宜祿堂悲夫小子曰藩敢曰能成先人之志庶幾藉此以爲譜事張本云爾府君父諱益字宗泰宗泰父彥明彥明父爲八三公八三公當元末避亂自縣徙湖之西村人咸依焉亂定復歸故業洪武三年編戶西南隅家于孝仙橋之西然朱氏自八三公以上其系次莫可詳已悲夫古人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凡爲朱氏之子若孫者可以覽觀矣

劉永澄程朱樂言序

夫梁肉者養生之需也藥石者攻病之物也人情苦藥石而甘梁肉雖當有病猶然屬厭不休迨沈痼日深而攻無及矣嗟呼孔孟之書家尸戶祝自非弱喪誰不引心然樹頓皆歸而反躬則謬甚者假道託宿詐僞無窮祗取獻酬羣心不問回面汚行將使鄉原冒時中之似而狂狷遺負俗之譏茅靡波流長此安極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噫發藥此其時矣程朱二氏冠冕儒林方折羣言之衷豈囿偏至之見而意存矯枉

時切引繩蓋取其寄鍼砭於齒牙庶足破膏肓於末世余既採錄銘諸左右矣清之家仲增葺成編客有繼
史輒畧諸梓余詰之曰何良藥不自醫而顧吐之客曰世不乏志士何忍自私即不然而藉彼反唇益我自
治猶愈夫諱疾忌醫者爾余曰然遂書此以引其簡

姚希孟離騷纂註序

自晉人有狂談而几案頭不置離騷一編若以爲不韻然讀其書者徒以爲驚采絕豔比於揚馬之屬其於
離騷不啻河漢合經術同詩雅庶幾近之矣而微惊婉懔猶若解若不解也自古忠臣去國其人多彊直自
遂掛神武之冠至於黃馘而不可復彈裹尸鷗夷迹同比干乃欲抉其目以觀越兵之入吳何慙也若夫信
見疑忠被謗已矣行且休矣而宛轉唏噓悽悽惻惻如貞婦之見放誼無再適宵燈魂夢常婉變於故夫之
旁一讀一思令人泣數行下但臣主恩義之間乖匪無門合亦有道譬如賦則長門幸中涓奏而玉環召
雖閭闔沉沉而宗卿貴戚又非疎遠小臣比豈微呼吸一線可以代爲行媒而原之言曰何必用即用亦惟
其拙者徒恃夫芳雜澤樛昭質未虧以待終風之徐悟而欲其謝繩墨附佻巧則曰溘死流亡不忍爲此態
也嗚呼此原之所以爲原也後世讀離騷者綺羅目之不得即徒以慘怛勞苦目之不得惟太史公括搯數
家之旨而曰志潔行芳爭光日月差爲靈均吐氣入明而有劉子靜之者起淮陽間弱冠升朝引天下之事
爲己責又攻苦問學被服造次動以聖賢爲期神太勞志太果工力太猛卒以清羸不勝劇而死死之日海
內豪傑恨不能百身贖而余伯舅文起先生知靜之最先於癸彼之年百數十人之中一把臂而成石交故

其歿也既詮次其遺事又檢錄遺笥得其離騷註一卷手自點定而顧爲希孟曰是書也存不當與屈左徒千古上下兩兩相印哉屈子所自矢者耿介卽許堯舜亦直曰耿介靜之生平磊落忠孝大節弗具論嘗有一柄人渡江而北冠蓋鬻集折柬要靜之靜之方棲焦山以書報曰河魚腹疾奈何謝弗往卽此一事較之紉蕙澗而佩秋蘭其耿介有少愧耶否與靜之登仕版僅十一年世不能竟靜之用然亦不敢廢靜之靜之一飽苜蓿未嘗忘聖明恩而遐覽時事刺目痛心恥爲小夫之節固曰無若悻悻視就具臣之列又曰不可則止於二者酌而衷之而得臣道之鵠焉曰屈左徒氏所以手其書而不忍讀讀又不忍去丹之鉛之而不覺借事以相發也然則靜之自有離騷何註之有然靜之有離騷而以示後之爲上官大夫者不曰考亭之裔言則曰長沙之流憤又借以爲聖世孽矣非吾舅氏誰任其傳者

朱彝尊讀書劄記序

先太傅文恪公充明天啓二年會試總裁官是科中式者四百人得人稱最盛寶應喬公與焉公自中書科舍人擢監察御史兵後築室柘溪之陽田衣山屐不入城府年八十有七白鶴降於庭東南隱居之彥咸賦詩記其事叔子中書舍人曰萊字子靜與彝尊定交京師世好彌篤歲在癸丑中書君以省公歸彝尊送之宣武門右期以南還時一謁公比予歸再遊京師道出寶應則公已卒既而中書君同官江都汪君季角攜公讀書劄記述中書君之言屬爲序彝尊不敢辭竊嘗汎觀今昔講學之儒多輕視夫出處之際問之則曰吾將行吾道也迨既致通顯初未有兼善天下之效卒之或并不能獨善其身蓋枉己未有直人者必患得